

種六十第書叢小火烽

# 勝利的光曙

者文烈黎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836  
KS 2

烽火小叢書第六十種

勝利的曙光

黎列文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實價國幣二角

烽火小叢書第六十種

# 勝利的光

著者

黎列文

發行者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烽火社

總經理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 目錄

|               |    |
|---------------|----|
| 偉大的抗戰·····    | 一  |
| 勝利的曙光·····    | 三  |
| 三個傷兵·····     | 五  |
| 寄東北同胞·····    | 八  |
| 戰時旅況·····     | 一〇 |
| 微弱的呼聲·····    | 二〇 |
| 暴風雨的福州·····   | 二三 |
| 我們祇有一個民族····· | 二七 |
| 閩海風雲·····     | 三〇 |
| 福清之行·····     | 三五 |
| 關於羅淑·····     | 四〇 |

## 偉大的抗戰

期待了六年了，這偉大的抗戰現在畢竟展開在我們的眼前！看飛機在天空翱翔，聽着大炮在耳邊轟響，我滿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我的喜欣使我快要發狂，我沒有功夫想到一顆炸彈要毀掉多少生命，一聲大炮要轟去多少房屋，我祇覺得我們復仇的日子已經到來，我們用自己的血和敵人的血來洗滌我們積年的恥辱的日子已經到來，在這種偉大的抗戰的空氣裏，我們活固活得痛快，死也得痛快！

我相信中國文化界的優秀份子以前沒有一個不是憎惡戰爭的，但在現在却沒有一個不是謳歌抗戰的，這原因決不是由於思想的改變，實在是敵人逼迫太甚，我們再不奮起抵抗，不單我們自己要陷入至悲至慘的奴隸的命運，連我們的子孫也要任人蹂躪，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我們爲了做「大」——真正自由獨立的「人」，並使我們的子孫也能做「人」，我們非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就在今天，我還聽到一位朋友嘆息，同是東亞民族，實在不應該這樣自相殘殺，將來兩敗俱傷，更加造成白種人的優越。但我以爲我們對於這事毫無辦法，應當想到這一層並且有力量挽救這種浩

却的是日本人，他們既不願或不屑有所顧慮，我們處在被動的地位，便祇有抱定和他們同歸於盡的決心，給他們以最堅強的抵抗，最致命的打擊，使他們認識中國人民決不是任人奴辱的人民，中國土地決不是任人剝佔的土地，我們與其被人奴辱，我們寧願化為白骨，我們的土地與其被人剝佔，我們寧願它變成瓦礫！

我極同意張治中司令的通電，我們這次對日抗戰，是甲午以來中日兩國一切血債的總結算，如果戰敗，不用說，我們拚着一死，決不妥約或屈服；如果戰勝，那麼，我們不單要光復平津和東四省，我們並要收回甲午以來損失的一切土地和權利！

偉大的抗戰已經開始了，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應當具有必死的決心，並且仔細考慮怎樣善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有着這樣的決心和考慮，我敢絕對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八月十八日。

## 勝利的曙光

中國對日的長期抗戰還剛才開始，現刻就要談論勝敗，實在太早一點。即使我們能在最短時期把日寇完全逐出上海，也算不了怎樣的勝利，因為我們還有東四省的廣大的土地，平津等地重要的都會淪在敵人手中，當那些地方和那些地方的幾千萬同胞沒有回到祖國的旗幟底下以前，中日戰事便一天不能結束，而我們便一天沒有勝利可言！

但就在這剛才開始的抗戰裏，我們却也已經看到了一點勝利的曙光，那就是中國軍人的勇敢，日本軍人的怯懦。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一戰勝清，再戰勝俄，因而軍威大振，不單中國人畏之如虎，逐漸養成了一種亡國滅種的「恐日病」，就是西洋人也都被誇大的宣傳所蔽，以為日本人都了不得的勇敢，法國有一句形容勇敢的成語 *Brave Comme Japonais*（像日本人一樣勇敢），就是一個顯明的證據。

可是現在事實告訴我們，被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軍閥欺騙，壓迫，派來中國以事侵略戰爭的所謂「皇軍」，他們會向乘勝進逼的中國軍隊叩頭求饒，因為中國的勝待，而寫感謝狀，不單沒有一點「武士道」的遺風，實在怯懦到了可憐的地步。

反之，被敵人逼得無路可走，實行自衛抗戰的中國軍隊，却人人視死如歸，求爲國殤，每天每晚的報紙上都滿載着可歌可泣的情節。那些曾經百戰的陸軍，肉搏衝鋒，以一當十，他們的壯烈犧牲還爲我們意料所及；至若初次遇到敵手的空軍將士，更能在連珠似的高射砲彈裏面翱翔，自若履險如夷，實在超出舉世的期待，像梁鴻雲那樣身受二彈，仍能將飛機平安開回，和另一佚名的張少尉，因誤落敵陣，不甘被俘，竟以手鎗斃敵九人，然後從容殉國，這種精神使敵人也不能不肅然起敬，真是中華民族至高無匹的榮耀！有着這樣勇敢的戰士，我們現在雖還不敢判定戰事的最後結果，但我們至少可以正告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軍閥，你們滅亡不了中國！

你光榮殉國的戰士啊！虧了你們，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虧了你們，我們的祖國將要被人尊重，虧了你們，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及其子孫可以免除奴隸的命運，並且站立起來向世界說話！你們的功勞會要永遠銘記在四萬五千萬同胞及其子孫的心上，你們的勛名會要和祖國同其不朽！

## 三個傷兵

在全中國漫天烽火的時候，中秋日上海法租界的三等電車中仍舊看見大公館裏提着火腿月餅等件送禮的僕役。假若不是乘客裏面夾有三個傷兵，實在使人想不起在這同一的中秋佳節，上海近郊一帶還有許多勇敢的中國軍隊正以血肉之軀和日本強盜們的飛機大砲死拚。

說來令人慚愧：自從戰事發生以來，我不單沒有軍界熟人招待上前線參觀的幸運，就連訪問訪問後方傷兵醫院的機會也沒有，看見抗敵受傷的戰士，這還是第一次。

倘若這是三個從事內戰受傷的軍人，我敢信即使他們少了一隻手臂或是截掉一隻腿子，也不會引起我的注意；但這是三個爲着祖國的光榮賭過自己的生命勇者，因此他們雖祇有着腿腳等處的輕傷，並且已經快要痊愈，也仍舊使我見了發生莫名的感動。

三個傷兵並不是由一個地方上車的，但看他們那樣親熱的招呼，倘不是曾經隸屬同一個部隊，比肩殺賊過，就一定是住在同一個醫院，促膝談心過。聽他們說話的口音，我可以分辨出一個是安徽人，一個是湖南人，另一個是東北人。

近幾天狼涼，同車的人都穿了夾衣，我自己穿着法蘭絨的西服還薄有寒意，而這三個傷兵却祇

穿着醫院供給的極粗劣的白布短衫褲，有兩個上身披了一件破舊的灰色軍服，上面沒有任何徽章，符號，這大概就是經過洗濯的，他們在前線受傷流血時所穿的軍服罷；另一個則連這樣破舊的軍服也沒有，單穿着白布襯衣。

他們腿上或脚上都紮着紗布，上車走路時很慢，很窘，但他們都顯得快活，好像全沒有痛苦。三個人的容顏都頗豐潤，（這使我暗自欣幸：醫院沒有虧待他們，）並且都極清潔。聽他們彼此問着：「你昨天洗澡啦？」「你今天剃頭啦？」想來都已在醫院裏住過相當時日，因為快要痊愈，才得着許可出來走動走動的。

他們的談話都集中在怎樣快快出院歸隊一點上。

「祇是輕傷，又不是重傷，老叫人躺着幹麼？」其中一個在埋怨醫院沒有讓他早日出院。

「真是，在前線沒有死，在後方倒快悶死啦！」另一個接着說。在他們，衝鋒殺敵不是可怕的事，閑着才真是受罪。

三個傷兵對面坐着一個穿綢長衫的紳士，膝上擱着一冊小小的印刷品。湖南口音的傷兵大概以為那是抗日一類刊物罷，便把頭伸得很近的去瞧那印刷品的封面。長衫紳士本不預備在電車裏面宣傳的，但看見傷兵好奇，便覺機會難得，連忙把那冊印刷品解開，每個傷兵送了一冊，隨後又望望車中其他乘客，也各人遞來一份。我接過一看，封面印着「一個緊要問題」，翻開來却是基督教的宣

傳品。

傷兵們拿着小冊子仔細地念着，念了幾行知道是和他們全然無關的東西，便不約而同地停下來，彼此會心地笑一笑說：「是說耶穌教的啦！」語氣中雖含着點失望，但都很有禮貌，並沒有立刻把那印刷品扔在地下，讓那長衫紳士當面難堪；他們有的把它插在袋裏，有的把它握在手中，一直帶下車去。

下車時，東北口音的傷兵下得慢點，腳還沒有立穩，電車就已開動了，險些兒把他帶翻在地上。那時我真想跳上去給那拉鈴開車的賣票人一個巴掌；但轉過來一想，我有什麼資格那樣做呢？我自己當那三個傷兵下車時，並沒有上去扶一扶他們，並沒有對他們表示過絲毫的關切和尊敬，而從各方面說，當時我是應當扶一扶他們，應當對他們表示出我心裏的關切和尊敬的。

忘恩的羣衆啊，大家想一想自己對於這些抗敵受傷的勇士所負的債務罷！

九月二十一日。

## 寄東北同胞

你們落在強盜們的手裏六年了，親愛的同胞，多麼悠長而又慘痛的歲月啊！以祖國同胞的懷念你們，想見你們是怎樣的眷慕祖國。但是被多年的內爭弄得昏憤了的祖國，直到今天才真的清醒過來，才知道抗拒那些貪得無厭的強盜，才決心收回被那些強盜劫去的人民、土地，這實在太對不起你們，使你們受了太多的苦楚，有過太多的失望！

可是，親愛的同胞，你們現在應當歡欣，你們現在應當恢復並加強對於祖國的信仰！「抗敵救亡」的呼聲現在已經響遍祖國的土地，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同胞現在都已下了最大的決心，甯死也不再受強盜的威脅和蹂躪。不論彼此以前有過怎樣的嫌隙，現在全中國的兒女都已團結成一個整體：他們現在祇有一個志願，就是打倒他們唯一的真正的敵人——那些比野獸還要兇暴殘忍的倭寇；他們現在祇有一個希望，就是拯救他們自己 and 正被敵人奴辱着的兄弟。

親愛的同胞，在六年受難的歲月裏，我們知道你們中間有過許多恥為虜用，遁迹深山，組織起義勇軍，和敵人拚死搏鬥的志士，他們那種前仆後繼，殺身成仁的精神，常是使得祖國的兒女感激讚歎，引為光榮，對於他們，不用說，我們祇有虔誠敬禮；此外，一切為環境所逼，並且是由於祖國的過錯，不能

不暫時在強寇的鐵蹄下面忍痛生活的善良同胞，對於他們，我們也祇有不盡的懷念，無限的同情，我們知道祇要祖國一聲號召，他們就會犧牲一切，投入祖國的懷抱。

現在，祖國已在號召你們，親愛的同胞！現在，由冀晉以至察綏，到處揚起了抗敵的旗幟；由平津以至淞滬，到處響起了復仇的砲聲。現在，全中國的兒女都已振臂奮起。祖國需要所有的手臂，每一個人都不能放棄他的一份光榮。親愛的同胞，現在是你們掙斷奴隸的鎖鍊，回到祖國旗下的時候了！被強盜殺害了的你們的父老兄弟，被強盜污辱了的你們的妻女姊妹，在等着你們復仇，在等着你們雪恥。在六年的受難期中，你們該已鍛鍊就鐵一般的身軀，鐵一般的意志。在六年的受難期中，你們的先烈已經示給你們以無數崇高的榜樣，你們現在當踏着他們光榮的血跡，揭竿而起，和祖國抗敵的隊伍呼應。

親愛的同胞，讓我們一齊怒吼罷！讓我們手牽着手向那些野蠻無恥的強盜衝去罷！讓我們用鮮紅的血液洗滌我們被污的國土罷！六年了！親愛的同胞，請不要再留戀着奴隸的命運。聽！祖國在號召你們。她的每一個孩子都不能置身在這偉大的抗戰以外。你們是祖國的兒女，你們當爭取祖國的光榮！

九，一八，六週年紀念日。

## 戰時旅況

自從去年十一月間，帶着小孩，由上海繞道江北，冒險回湖南後，一直在鄉下生着病；病剛剛好，却會跑來這在國防第一線的福州，實在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

接到鄭心南先生邀我去閩的電報，是三月九日，但因為一些瑣事纏着，一直延到三月二十七日從長沙動身。——這中間也曾因為同時得着留法同學廖品卓兄邀我赴滇的信，使我躊躇了一些時候。許多親友都覺得福州處在敵艦威脅之下，遠不及昆明安全，但我自己却不能脫去湖南人那種冒險的性癖，終於捨去了安全的昆明，選下了被人看作危險地帶的福州。

由長沙到福州有兩條路：一條是坐火車或汽車到南昌，從南昌換乘火車到浙江的江山，由江山循公路入閩，經過浦城，建甌至南平，再由南平換乘輪船到福州；另一條則是由粵漢路南下，取道廣州、香港，乘海船到福州。這兩條路各有好處和壞處。第一條路旅費較省，但從江山到南平的公共汽車不一定隨時可以買到車票，時間頗難算定，而且那邊有時還有匪患；第二條則舟車有一定班次，時間較有把握，可是因為經過廣州、香港等地，用費不易預計。這都是長沙中國旅行社告訴我的。

我在這兩條路中，本已選定了第一條，臨時忽然接到鄭先生的航空信，要我取道香港。我自己也

因從來沒有到過廣州，在那邊可以會見一些由上海出來的朋友，便改取了第二條路。

一星期的受難

凡是三月二十七日和我一道由長沙赴粵的粵漢車乘客，我想沒有一個會忘記日寇給我們的一星期受難！

本來兩天兩晚可以完畢的旅程，我這次却因敵機逐日轟炸的緣故，屢進屢退，整整走了一星期。粵漢路是我們現在唯一的通海要道，而在軍運繁忙之際，每天又僅有一次客車，在長沙上車時的擁擠是可以想見的。許多軍政界人物，知道在長沙得不到舖位，特地派了勤務到武昌買好票子，佔着舖位，到長沙下來，讓他們上去舒舒服服地睡覺。在長沙買票上車的人，不單三等臥舖擠不上，連頭二等臥舖也找不到。我本來買了三等臥舖的票子，結果退票補票，費了許多手續，才在二等客車裏找到一個坐位。

兩天兩晚，要一直坐着，是無論如何也支持不了的。幸而車過衡陽，二等客車坐位稍空，我一個人佔了兩個人位子，晚上能夠勉強倒一倒。

粵漢路的風景，真是美不勝收。第一天，我們憑着車窗欣賞過明媚的湘流和雄偉的南嶽；第二天一早過柳州，漸漸地駛入湘粵邊界的山地——那一帶主要的山脈有騎田嶺、摺額和迢遙的大瘦嶺。

——整天都在山縫裏繞圈子。較大的山，由遠而近，先北後南，像西洋表演時裝的少女一樣，在你面前轉來轉去，務必讓你面面見到，把她一切動人之處完全呈在你的眼底。宜章的太平里和粵境的坪石，都可算得世間最美的風景區域。而由坪石到樂昌一段，車在兩岸高山之間，和小北江的迅急的流水一道奔馳，轟轟的車聲與潺潺的灘水，奏出一曲偉大的交響樂，使人領會出靜中之鬧和鬧中之靜，更是別饒奇趣。

傍晚車過曲江，雖然知道當天敵機曾在沙口以南各站投彈，炸壞了一道小橋和幾段路軌，總以為九點鐘以前可以修復，火車仍然繼續南開，開到出事地點附近停着，等它修理好了，立刻開駛過去，好在次晨六時以前趕到廣州。

不料九點鐘過了，九點半，十點，十點半，那道小橋仍舊沒有修好。車長算算第二天天亮時不能開到廣州，爲了乘客的安全，祇好打倒車，退回樂昌過夜。第二天黎明，又因樂昌沒有掩蔽的地方，怕給敵機轟炸，再將車子開回坪石。到了下午，又繼續南行。大家滿以為這次總可安全通過了罷，可不料昨晚修好的地方，白天又給敵機炸壞了，而且又不幸沒有能在晚上九點鐘以前修好，於是火車又祇好後退。一連五天，天天如此。路局的損失固然不可勝計，乘客的痛苦也就難以盡言。車上預備的糧水本極有限，最後兩三天，弄到頭等臥車裏的外國紳士太太們，也不能不跑到溪邊掬水洗面，向村販購物充饑，其餘二三等乘客的狼狽，更不用說。

因爲六七天沒有好好的睡過，吃過，困頓萬狀，我在四月一日那天，已經打定主意，如果那晚火車再要退回來，我便祇好在韶關下來，另想辦法，或是休息兩天再走。幸虧修路工人不息地奮鬥，列車終在九點鐘開過了，那不知被轟炸過若干次的險地，四月二日清晨，平安到達了廣州。

### 到了天堂

在車上拖了那麼多日子，又兼在樂昌以南沿途看到敵機肆虐後的種種慘象，——巨大的土窟，捲曲的鐵軌，炸毀的車輛，車上還在冒煙的貨品等等，——一到市面繁華，人口稠密的廣州，真像突然由地獄昇到了天堂。

以前從報紙上看到廣州處在敵機威脅之下，一天到晚放警報，猜想起來，不知恐怖，荒涼到了怎樣地步！那知來到廣州一看，商務是出乎意外的興隆，居民更是使人驚詫的鎮靜。

見到廣州市在警報聲中，還交通不斷，一切照常，甚至敵機已迫近郊，高射砲砰砰射擊時，廣州人還從從容容地工作，貿易，完全像沒有那回事情一樣，我不能不衷心歎服。從前看見報上載着瑪德里居民當法西斯飛機在頭上盤旋時種種閒適如恆的記述，以爲很難做到；現在看到廣州居民在敵機迫害中，這樣談笑自若，才知中國人的鎮定比西班牙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民族在死的威脅下，能夠始終不屈不撓，敵人還有什麼辦法？總而言之，殘暴的敵機在廣州已經完全失了擾亂的效用，它雖